

島海

兵女民

黎汝清





海島女民兵

黎汝清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小說，寫的是一支女民兵队伍成长的故事。

小說描写了解放初期，在位居海防前綫的一個小島上，这支女民兵队伍一面练武一面生产的情景。她們在党和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的光輝照耀下，以英勇坚强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障碍，粉碎了美蔣匪特、漁霸等的罪恶侵扰，胜利地成长壮大了起来。

小說是以主人公女民兵連長海霞第一人称讲故事的方式写出的，所以讀來亲切感人。

海 島 女 民 兵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1819 字數19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張 8 $\frac{1}{2}$ 插頁 2

1966年4月北京第1版 196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平)1—100000册 (精)1—1000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3) 0.79元

目 次

第 一 章 在时代的列車上.....	1
第 二 章 阿爸和我.....	8
第 三 章 水銀秤.....	12
第 四 章 海鷗的翅膀为什么是白的?	24
第 五 章 海上漁家.....	32
第 六 章 米和水.....	43
第 七 章 方排长的故事.....	52
第 八 章 一碗飯的风波.....	61
第 九 章 两支枪.....	72
第 十 章 书面通知.....	83
第 十一 章 发槍之后.....	93
第 十二 章 檢討書.....	102
第 十三 章 祖國和母親.....	106
第 十四 章 山路弯弯.....	114
第 十五 章 太阳从西邊出来.....	121
第 十六 章 春节之夜.....	126
第 十七 章 英雄的战士.....	132
第 十八 章 观潮山旁的歌声.....	138
第 十九 章 比武归来.....	145

第二十章	断了腿的客人	154
第二十一章	严重的事故	160
第二十二章	暴风雨就要来了	168
第二十三章	小溪边	174
第二十四章	打开心灵的窗子	181
第二十五章	突然袭击	188
第二十六章	四百年前的故事	195
第二十七章	老的和小的	204
第二十八章	乘风破浪	216
第二十九章	在山路拐弯的地方	223
第三十章	奇怪的呼号	234
第三十一章	在小卖部里	238
第三十二章	“黑风”	245
第三十三章	天罗地网	250
第三十四章	严阵以待	260
第三十五章	尾 声	268

第一章 在时代的列車上

这是一九六〇年的春天。

由北京开出的 13 次特別快車，轰响着向南飞奔。溫暖的东风吹动着綠色的窗帘，輕拂着乘客們的面頰。

我乘坐的第 10 号车厢的全体旅客，都是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們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一支嶄新的半自動步枪。这些枪是在大会上中央首長代表祖國和人民亲自送到我們手上的。在我來說，抱着这枪，就象懷抱着我們的海島，懷抱着我們的祖國，懷抱着幸福美好的歲月。抱着这枪，我不由得感到肩头的責任加重了，身上的力量也增強了。

我們同車的代表，有閩南、閩北的老赤衛隊員，有浙南游击队纵队的游击队员，有山区和海島的男女民兵。车厢里真是热闹极了。在短短的會議期間，我們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誼。在不久就要分手的时刻，有多少話要說呵！有的在讲过去的斗争，有的在談当前的工作。年輕的民兵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民兵之歌》：

我們是民兵，
个个思想紅，
建設祖國保卫祖國，
嗨！处处显威风。

生产是能手，
打仗是英雄，
能文能武全民皆兵，
嗨！力量大无穷……

歌声从車窗口飞出去，好象整个江河山林田野一齐放声高唱。我的心被这歌声激动着。

初升的太阳正照耀着五光十色的大地。我的祖国有多大呵！她好象沒有边沿！——你看那嫩黃色的秧田，綠油油的麦地，墨青色的远山，淡蓝色的流水呵！——你看那工厂、矿山、学校、城市和村镇呵！牛羊在山坡上吃草，拖拉机在田野里奔跑，每当我们火車駛过的时候，在田野里劳动的人們把鋤头挂在手里，对我们亲切地微笑，向我们热情地招手。

遍野鮮花，陣陣芬芳的香味扑进窗口，沁人肺腑，我深深地呼吸着。

我把脸紧貼在車窗上向外看。看呵看呵，腰杆儿扭疼了，脖梗儿扭酸了，我还是目不轉睛地看；再有十只眼睛也不够用。

在我来开会之前，有人給我介紹过祖国大陆的面貌，我也做过很多很多的梦。当今天我亲眼看見她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祖国比我在梦里所見到的，不知美好上百倍千倍！我想：如果叫我們島上的民兵都来看看祖国的大陆，該有多好！我有这样一个伟大美好的祖国，我是多么自豪呵！作为祖国的儿女，为了祖国的一切，如果需要我去死，我是不会有絲毫犹豫的！我要把这一切都記在心里，回去要讲給民兵連的姐妹們听，讲給島上所有的人听，叫他們分享我的快乐和幸福。

我仍然目不轉睛地看着雄伟壮丽的山河。我的心紧紧地貼

着祖国的大地！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被激动的热泪所湿润了。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体格健壮、脸上挂着慈祥、温和的微笑的老妈妈。她是早年浙南游击纵队的女游击队员刘秀珍同志，现在她是平阳县东风公社的党委书记。

这次开会，我们分在一个小组里。她的一言一行都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和教育。我尊敬她，爱戴她。

现在我们又面对面地坐在一个车厢里。我暗自发现她在观察我，她以慈母欣赏爱女的目光盯着我。我还是兀自望着窗外，好象一个又饥又渴又贪馋的人，要把窗外的一切一口吞下。

她忽然牵牵我垂在茶几上的辫梢，半真半假地说：“海霞，你可真是个小滑头呵！”

“小滑头”这个“尊称”把我吓了一跳。老实说，有生以来，别人还是第一次这样“奉承”我。

我奇怪而又惊讶地回过头来，呆呆地望着她。

她笑眯眯地说：“眼睛干么瞪得那么大？还不承认？自从开会以来，你总是听别人讲，求别人说，光带耳朵不带嘴，把别人的‘宝’偷去了，自己的呢？却一点也不往外露！”

原来为了这个。我舒了一口气。也笑眯眯地回答她：“大嫂，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你使激将法也没有用。”

她说：“你讲讲你自己，也讲讲你们的海岛吧。”

我固执地说：“真的没有什么好讲，我们的工作比人家差得远哩！”

你们想，在这些老游击队员面前，叫我讲我们的民兵，这不明明是“鲁班门口抡斧头”嘛。我怎么好意思讲呢？

“海霞，骄傲不好；你的谦虚也未免过分了！你们岛上的民兵搞得好，这不是你个人的事，这是党领导得好，是毛主席伟大

軍事思想的勝利。你從別人的報告中也受到了教育，你講出來，對大家同樣也有教育意義呵，這和居功夸耀完全是兩碼事嘛！”

坐在近處的代表們都向我圍攏過來，我很為難。秀珍大嬸又启发我：

“我問你，你愛不愛你們的海島？”

“愛，這還用問嗎？”

“你愛不愛你們的民兵？”

“當然愛，我離開這半月，已經夢見她們七八回了。”

“為什麼愛？”

“為什麼？一時難說清楚。”我不由地把辮梢在手里繞來繞去。

“海霞，你想一想，你們是海防前線，人們是多麼想知道你們海防前線民兵們的生活和鬥爭呵！”

其他代表，也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鼓勵我說下去。

是呵，我是覺得有很多話要說。我心理的確有一種自豪感，為我們的海島自豪，為我們的民兵自豪，正象歌子里所唱的：“誰為祖國而戰鬥，誰就會得到無尚的榮光。”這句話就可以恰當地形容我們民兵的心情了。我希望人們都到我們小島上去看看。

當你踏上海島的第一步，就會看到我們的軍民友誼水庫。當然它和京郊的十三陵水庫比起來簡直算不了什麼，但它是我們全島軍民用雙手造起來的，我們是在“平時保證旱澇豐收，戰時保證不缺水源”的口號鼓舞下，在一個冬天把它修起來的。每塊石子兒上都有我們女民兵的汗水和指紋。你也看看我們圍墾的海塘。這几百畝海塘里的水稻比海水還要綠。在荒山坡上是一片連一片的幼林。當海潮退盡的時候，你就会看到成萬組的海蠣石，每年要收三百多擔海蠣肉。你也到織網廠里去看看，姑

娘們的手有多么灵巧；你会相信，世上沒有什麼她們織不出来。

当你一踏上上海島，你会听到优美动人的漁歌。在旧社会，是一声漁歌一滴泪；可是現在的新漁歌里，充满着多少幸福欢乐和战斗的热情呵！

那观潮山雖說海拔只有二百多公尺，却十分雄伟秀丽。它是我們同心島的制高点。如果你沿着弯曲的山路攀上山頂，你就会在密密匝匝的劍麻丛中，发现纵横交織的壕沟和星罗棋布的掩体，这就是我們民兵連的陣地。

在观潮山的怀抱里，就是我們的榕桥鎮，現在新增加了几排住房和漁业仓库。白色的牆壁，灰色的瓦頂，使漁村变得更加整齐漂亮了。

东榕桥和西榕桥分散在山坡上，好象一把椅子，观潮山是椅背，村子就是伸向两面的椅圈把手。村前就是葫芦湾，湾口很小，湾身大而弯曲，恰象个葫芦。出去湾口六七百公尺，就是虎头屿，它象一面影壁擋住葫芦湾口，大风吹不进来。所以葫芦湾是一个很好的避风港。夜里漁灯通亮，桅杆就象落叶树林一样难以数清。潮水一退，村前是一片平平的沙滩。

东西榕桥之間有一道山沟。山沟中有一棵古老高大的榕树。它枝叶茂盛，象一团墨綠色的云彩，夏天是乘凉的好地方；它的須根橫跨山沟两壁，象座天然的拱桥，榕桥鎮就是因此而得名。

每当夜間，我們在沙滩上巡邏，到观潮山上放哨。当天将放亮的时候，我們就喜欢站下来看看海上日出。当然我們不是为了欣賞景致，而是初升的太阳給我們带来一种感情。在东方由淡青色慢慢变成魚肚白的时候，黎明就来了。魚肚白慢慢变成胭脂紅，一会儿就成桔紅了，几朵霞云飄过，漸漸露出一点光亮，

慢慢上升，一条綫，象梳子，半圓形，接着就滾出一个大火輪來，把东半天照得火紅，眨眼之間，它已被几朵金云托离了水面，放出耀眼的金光了。海水也变成了金黃色，蕩漾着向脚下涌来。朝阳升得更高的时候，霞云就給我們的海島披上一层水紅色的輕紗。漁村升起了炊烟，漁船象展开翅膀一样的升起帆篷，向着初升的太阳駛去……

每当这时，我就觉得我們的小島好看极了，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草都惹人喜爱，都变得极其漂亮，都閃出耀眼的光輝，这就是因为有了太阳。这时我就聯想到，我們的祖国，我們的生活乃至我們的生命，不正是有了党的光輝照耀，才变得这样美好嗎？我觉得我們的心就和北京联在一起，枪杆也握得更紧了。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我們民兵的心头肉，我們絕對不能让敌人来动它一下！

但是，我还是更希望人們看看我們的民兵。每当螺号吹响，嗚一嘟嘟，嗚一嘟嘟，民兵們立刻放下手里的网梭、怀里的孩子、肩上的担子，披上弹袋，提起步枪，来大榕树下集合，快得就象一陣旋风把她們卷了来的。她們穿着色彩斑駁的衣衫，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有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三八式”步枪，有“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来的美制“湯姆式”，有我們国产的“五四式”。当然，我們那些不够年齡的見习民兵們还扛着魚叉。

我也很希望你們能和每个民兵認識。你們莫要嗔怪那个体魄强壮的女民兵，因为她背着孩子把整齐的队形給破坏了。这就是我們的一排长阿洪嫂。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是民兵連里有名的女金刚。

也莫要小看站在阿洪嫂身后的那个黃毛丫头，別看她又瘦又小，可是劲头却很大。她叫陈玉秀，就是那个見了毛毛虫吓得

哇哇叫的玉秀。有人曾經預言：這位聽見爆竹响也要捂耳朵的丫头，是不会成為民兵的。可她現在是我們的優秀機槍射手。在一次比武之後，軍分区司令員扯扯她的小辮兒惊奇地說：“真看不出，你還有這樣几下子！”她現在變得天不怕地不怕了，只有記者給她拍照的時候，她才又怕又慌，直向人們的背後躲藏。

那個身段苗條、一臉秀氣的女民兵，她叫黃雲香。是一個又文雅又安靜，又耐心又細致的姑娘，是同心島有名的漁歌手，是我們女民兵連里的女秀才。如今已經出嫁了，但不常到婆家去，因為不願意離開我們的女民兵連。在出嫁的晚上，她忽然抱起我來哭着說：“海霞，我怕！”

“你怕什麼？”

“我怕有一天會離開我們的女民兵連，那我會難受死的！”

她把我也說得難過起來。我說：“好在你婆家離這裡不遠！花名冊上給你留着名字就是了！我們民兵連也捨不得你呵！”

秀珍大嬸坐在我的對面，其他民兵代表擠在我的身邊，他們在等待我講講我們的海島和民兵連的姐妹們，也講講我自己，因為我是她們的連長，也是她們中間的一員。

但是，我向他們講些什麼呢？又從哪裡講起呢？我在回憶着。

我回想起我自己，也回想起我們民兵連，這些年是怎麼成長起來的，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是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走。象一個初學走路的孩子，在母親的教導下，一步一歪地走；有時害怕了，畏縮了，想向後退，母親鼓勵我前進；有時跌倒了，母親把我扶起來。在舊社會，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是“瞎子”，什麼也看不見，是“啞巴”，什麼也不會講。這些年來，黨給我擦亮了眼睛，

心里充滿了光明，不仅看到了海島，看到了祖國，也看到了世界。

這些年來，在工作中有鬥爭勝利的歡樂，也有遭受挫折的痛苦。正象人們說的：“海上行船有一帆風順的時候，在工作中却沒有風平浪靜的時候。”我嘆過氣，流過淚，也灰心喪氣過。但是因為有親愛的黨，鼓勵我幫助我引導我，我才战胜了種種困難，迎着時代的暴風雨，向前走，勇敢地向前走。……

我對秀珍大嬸和其他民兵代表們說：“好吧，如果大家要想知道我們島上的人民在舊社會里所受的深重的苦難，和我們民兵是怎樣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就聽我一一從頭講起吧。”

第二章 阿爸和我

舊社會，在我們小小的同心島，就有兩家漁霸三家漁行。漁民把他們叫做“兩把斧頭三把刀”，正象漁歌里唱的：

有活路莫來同心島，
同心島漁民苦難熬。
頭頂兩把殺人斧，
胸對三把刷骨刀……

就在這種世道里，我一生下地，先感到的是飢寒，一開始懂事，先知道的是仇恨。

我家姓林，阿爸的名字叫林八十四，誰都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名字。這裏面包含著多少痛苦和辛酸呵！這些事情是我長大後從阿媽嘴裡知道的。

我們祖祖輩輩都是討海人，有錢人家罵我們是“咸水牛”。我

那爷爷和奶奶，不分春夏秋冬，一年到头风里浪里出海捕魚，还是吃不飽穿不暖。在阿爸十二岁的那一年，爷爷生了病，家里断了炊，奶奶对阿爸說：“你去挖点野菜来下鍋吧！”

阿爸搖搖头，坐在門口哭起来了。

奶奶很生气，怪阿爸不体諒大人的难处，偷懶！她把破竹籃儿丢到阿爸脚边生气地說：“你去不去呵！十二岁的人了，不懂事的东西！”

阿爸还是不动，泪水嘆簌嘆簌地往下流。奶奶正要举手去打阿爸，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唱起了漁歌：

山葱苦菜无处寻，
观音土早挖干淨，
花蓮子菜連株吞，
茅节节根当点心。
沒法混，
小娃卖到福建去，
小娘卖到沈家門……

奶奶一听才知道野菜都挖光了，錯怪了阿爸。有什么办法想？总不能看着病人餓死呵！奶奶一狠心，就把阿爸押給了漁行主陈逢时（也就是漁霸陈占鰲的父亲）家当漁工，换来了一百斤蕃薯絲（地瓜干）。背回家来一过秤，只有八十四斤，奶奶气得直哭，跺着脚罵这些沒心肝的漁行主。她一把抱住阿爸說：“孩子，你爸病着，別怪媽狠心。”

阿爸說：“媽，別說了，我懂事了。”

奶奶送阿爸走出門去，哭着說：“你可要記住这笔賬呵！”

阿爸說：“媽放心，我忘不了，就象我忘不了姓林！”說完就头

也不回地往陈逢时家走去，他怕让奶奶看到他的泪水呵！

漁行主陈逢时用文明棍点着阿爸的头問道：“你叫什么名字呵？”

阿爸恶狠狠地说：“我叫八十四斤！”

这样，“八十四”就成了阿爸的名字，这是仇恨和苦难化成的名字。这就是一个漁工的身价呵！

在生我那年，爷爷奶奶早已去世，阿爸阿媽也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按說生下我来，两位老人應該喜欢，可是我生下来是多余的。当时島上溺嬰的事情很多，重男輕女是傳統的恶习，生下男的拼死拼活也把他养大，生下女的就放在脚盆里溺死。儿媳妇生了女孩，全家都不高兴，做婆婆的就在气头上把孩子溺死。可是，我的爹媽怎么能有这样狠心，溺死自己的亲骨肉呢？

阿媽說：“拼死拼活也要把她养大，是男是女总是自己的亲骨肉！”

可是吃野菜和蕃薯叶，怎么会有奶水呢？我餓得直哭，死咬住奶头，連血都吸出来了。

阿爸无可奈何地说：“孩子哭得实在可怜，要养也养不活，我看还是送給人家吧！”

阿媽同意了，她一边用衣服包裹着我的身子，一边流着泪对阿爸說：“可要挑个住得近些的好人家，以后还好常去看看！”

阿爸苦笑了一下，抱起我，在門外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叹了口气，順手拖着門口的一个洗脚木盆就向沙滩上走去。正是涨潮的时候，阿爸就把我盛在木盆里，放在沙滩上。阿爸說：“孩子，你到大海上去吧，活了命算你有福，活不了也別怪爹媽，誰叫你錯投了胎来呢！”

当时我哭得很厉害，阿爸又說：“你还哭，你是不想走呵，在这个恶世道里，你活着也沒有意思，只有受苦受罪，去吧！沒有什么舍不得的。”

阿爸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沙滩。他忽然看見潮水把舌头伸过来，一下就卷走了木盆，又轉身向回里跑，我的哭声象把撓勾一样抓住了阿爸的心呵！他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沒有重新把我抱回家。

阿爸从沙滩上回来，一屁股蹲在門口的石头上，两手抱着头，呆在那里，象个石头刻的人。他不敢到屋里去見阿媽，头越垂越低，都垂到两腿中間去了，連刘大伯站在他的面前都不知道。

这位刘大伯也是陈占鳌（这时陈逢时早已死了）家的漁工，为人耿直，秉性刚烈，是个“冻死迎风站，餓死不弯腰”的人。海上的本領誰也比不了他：識水性，懂魚情，辨风向。別人打不到魚，他能打到。刮着七八級大风，別人不敢出海，他敢出海。在漁工中他的威信最高，是漁民兄弟們的主心骨，連陈占鳌也怕他三分。他和我阿爸是生死之交。

他晃晃手里的酒瓶子說：“林老弟，你怎么了？我給你賀喜来啦！”

阿爸这才抬起头来，伤心地說：“有什么喜可賀？是个女孩子，叫我送給海龙王了。”

“嘿！你呵！”

刘大伯把酒瓶向阿爸脚边一丢，一口气跑到沙滩，扑进潮水，把我抱了回来。他对阿爸說：“男孩子是人，女孩子也是人，一定要养活她！”

阿爸苦笑着說：“难道我就不願养活她？她媽沒有奶，喝海

风长大?”

刘大伯沉思了一会儿說：“有办法，叫你嫂子給石头斷奶来喂她！”不等阿爸回答，他就抱着嚎啕大哭的我，大步流星地跑回他家。

石头是刘大伯的独生儿子，这时才一周岁。刘大媽給他斷了奶，就来喂我。刘大媽为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呵！待我比亲生的还要亲。

当阿媽来看我的时候，刘大媽說：“你这做媽的，快給这小东西起个名儿吧！”

阿媽想起了阿爸那奇怪的名字，一陣心酸，說：“穷漁工家的孩子，还要什么名儿？丫头呵妮子地叫着吧！省得象她阿爸一样，叫起来让人伤心。”

刘大伯說：“不，咱們人穷志不穷。人家說咱穷人生来就是下三輩，咱非給这孩子起个好名儿不可！”

阿媽說：“这孩子的命是你从海上拾回来的，你就給她起一个吧！”

刘大伯一口一口地吸着旱烟袋，回忆着說：“我从海上抱她回来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滿天紅霞正在海上飘着，我当时想：这孩子是会有福的。就叫她海霞吧！”

第三章 水銀秤

我的童年是悲苦的。但是，我还不懂得仇恨，不懂得忧愁。我有我的欢乐：阿媽用她的破棉袄給我改了件小棉袄，尽管棉絮又碎又旧已經不暖了，我还是觉得又好看又暖和；如果吃一餐蕃